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十回 觀新劇旅館訂幽盟 發老騷娼寮鬧笑話

無雙住在行仁醫院，忽忽將及一月。雖有如海時常陪著她去吃大菜，看夜戲，坐馬車，聽灘簧，種種行業，奈她心中仍忘不了亡兒，回來依舊背燈掩淚，對鏡含悲，終日仗著幾兩阿芙蓉膏，遣愁排悶。如海在院時，便與她面面相對，吞雲吐霧，話舊談新，尚不寂寞。但他每日還須到邵氏那邊報到，未免應接不暇。因此命他長女秀珍出來，與無雙盤桓。秀珍本是無雙的寄女，素以母女相稱。無雙有她相伴，果然略慰愁懷。自此看夜戲有時如海不去，便命他女兒代表，自己卻到華興坊去坐坐。秀珍看夜戲回來遲了，便不回家，即宿在醫院中，與她寄母同榻。這秀珍小姐，年方十七，情竇已開，平日在家，父母管束雖不十分嚴緊，究係大家門第，雖然春色滿園，那一枝紅杏，尚不容易透出牆外。此時自由在外，不免應了羅蘭夫人的預言，種下一個自由惡果。這事秀珍辦得十分秘密，便是寄母那邊，也瞞得鐵桶相似，卻被做書的設法打聽出來，雖說是閨女曖昧，未可形諸筆墨，然而春申江畔，此事正多，便是這部《歌浦潮》中，也不知還有多少齷齪醜態的事跡，這還算開卷第一回。做書的天職所在，不能自惜口孽，只可將他曲曲傳來，教個中人自己明白便了。閒言少敘，且說這時候上海行樂場中，新添了一個名目，叫做文明新劇。這新劇二字，並不是初次發現，不過早幾次創辦的人，都是些留學生，自命高尚，剿襲日本戲劇的皮毛，演來不合滬人心理，故此都不免失敗而去。此番卻是個善於投機之人發起，收羅了一班大膽老面皮人物。況且不論他程度資格，只消講句死話，便可粉墨登常又在彈詞小說中翻幾出新戲，居然被他們立定腳跟，大張旗鼓，竟有許多嗜痴者趨之若鶩。倪俊人卻是此中的一分子，因此也命無雙常去觀看。據他說這文明新劇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比那金鼓震天的京戲，鬧得人頭腦昏花的高出萬倍。無雙果然隨著如海、俊人同去看了幾次。事有湊巧，這幾天俊人那邊因新生兒將次滿月，心想開一個大大湯餅筵，熱鬧熱鬧，預備著請客，頗為忙碌。如海也因邵氏身子不爽，無暇應酬無雙。無雙覺得沉悶，便與秀珍同去看了一新戲。秀珍看罷回來，很是歡喜。次日又勸無雙同去看了一夜，回來卻悶悶不樂。到第三天上，還要去，無雙覺得厭了，命她自去觀看。秀珍果然獨自一個，趕早奔到新劇社中看戲。你道秀珍忽喜忽悲，為著何事？原來她心坎上印著一個人的影子，這人便是新劇社中旦角，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第一天嫁了個如意郎君，故此秀珍頗覺歡喜。第二天被那負心郎戀愛淫妓，悲憤自盡，不免替他傷心。這夜他在未閉幕時，已暗暗祈禱，願那人得一個好好結果。故而那人一登場，秀珍便把全副精神，貫注在他身上。誰知卻被其餘幾個新劇家看在眼內，在後台向那人調笑道：「王老四好大豔福，方才你上場時，有一個俊俏女子，對你頗有意思，你休得錯過了這一塊送上口來的肥肉，今兒得了手，我們還要叨擾你一杯喜酒呢。」

王老四在先並未留意，聽他們這般說，仔細偵察，果見樓上有一個十七八歲標緻女郎，含笑盈盈，目不轉睛的著自己，心中暗暗歡喜。不料被後台眾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向他百端取笑，反弄得老四十分害臊，置身無地。待自己戲一完場，便溜之大吉。豈知他一走，卻便宜了一個人。這人也是新劇家，名喚金老五。他見秀珍注意王老四，心中十分豔羨。後來老四逃走，他便成心撈這一塊現成肉，故此戲館一散，即忙站在門口守候，待秀珍出來，便緊緊追隨，在後面輕輕咳嗽了一聲。秀珍回頭，認得他是昨夜他意中人的丈夫所昵的那個淫妓，心中正在恨他，故此不作理會，低頭只顧走路。老五怎肯放鬆，跟著她亦步亦趨，口中還嘮嘮叨叨問她可是回去嗎？公館在哪裡？可要我送你回府麼？呀，你怎不開口的，給我一個陰乾大吉可罪過的呢。秀珍覺得此人可厭，即便喚一輛黃車包坐了，老五不敢怠慢，也跳上一部黃包車追趕。

秀珍暗道不好，這個人面皮太厚，我若回轉醫院，說不定被他莽莽闖闖的跟了進去，倘給院中人知道，還疑心我在外面搭進來的野男子，傳入父親耳內，非同小可。若回自己家去，時候又太晚了，不如令拉車的多兜幾個圈子，繞脫那人，然後再回醫院不遲。因命車夫在大馬路四馬路等處連兜兩轉，豈知仍如磁石引鐵一般，金老五依舊緊隨在後。秀珍真個急了，便命黃包車在正豐街口停了，給了車資，見那人也跳下車來，秀珍好生氣憤，也不顧得男女名分，問他究竟要怎麼？老五笑嘻嘻的回說不敢怎麼。秀珍聽了，覺得並無別話可說，便惡狠狠的向他釘了一眼。誰知這一眼釘後，回轉眼鋒時，秀珍桃花靨上，平添了兩雜紅雲，心中突突亂跳。他見金老五容貌比王老四生得更為俊俏，柳眉杏眼，齒白唇紅，彷彿是一個絕色女郎，站在面前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想我方才恨他原為昨夜占了那人的丈夫，害那人自盡身亡之故，但這是戲文，並非實境，我若當真恨他，豈不與父母所談有一個鄉人，因看曹操戲動了火，手執板斧，跳上戲台，把那扮曹操的戲子殺了，自己身犯命案，還說我除暴安良，那樁笑話異曲同工麼！想到這裡，不由的低垂粉頸，自悔魯莽。老五初見秀珍盛氣相向，頗為失色，後來見她忽然變得溫柔旖旎，心中很是詫異，便放大了膽，問她可是回府，迷了方向，請你告訴我，我可以奉送回府。秀珍聽說，向他看了一眼道：「誰迷什麼路，便是迷了路，也用不著你相送。我與你素不相識，你跟來跟去，一定不是好人，快給我走開，否則我要喚巡捕了。」

老五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天曉得的，我因妹妹單身一人，深夜行路恐被流氓欺侮，因此跟在後面，暗中保護，不料你還冤枉我是歹人，真是……不識好人心了。」秀珍佯嗔道：「誰同你認過親眷」怎的姊姊妹妹隨口亂叫，可不是笑話麼！」老五道：「妹妹豈不知中國四萬萬同胞中有二萬萬女同胞，妹妹之稱，並無不合。你若要生氣，我便叫你姊姊便了。」秀珍咻咻一笑。老五又道：「此時已有一點鐘光景了，想必妹妹肚子餓了，竹生居近在咫尺，我們且去用些點心如何？」秀珍聽了，暗想此人用情甚盛，我若不允他同去，豈不辜負他一片美意。若隨他同去，又非閨女所宜，心中大為忐忑。老五見她遲疑，便道：「此時半夜三更，決不被人看見。況且看罷戲用些點心，也是極平常的事，妹妹盡可放心前去，我與你今天雖是初會，然而一面之緣，也非常容易，我還有許多說話，要同妹妹談談。路上不是講話之所，請妹妹不必留難，同我到竹生居去一趟。那邊地方很清靜，我保險不被旁人看見便了。」

秀珍情難固卻，只得隨他到竹生居內。才跨進門口，便止住腳步道：「此處已是竹生居了，有話盡說罷。」老五笑道：「妹妹你說出笑話來了。這地方耳目眾多，怎能講話，樓上有清靜客座，我們上去講罷。」秀珍瞪了他一眼，踏上扶梯。跑堂的見他們一對青年男女，知有秘密話講，即忙引導他們在一間雅座中坐下，泡了兩鍾紅茶，問要什麼菜？老五吩咐了兩客宵夜，跑堂的喊了下去。秀珍見茶碗蓋上，各放著一枚象棋似的東西，便捻在手中觀看。老五道：「這是廣東規矩。因廣東地方，盛行一種麻瘋病，極易傳染，但患此病的，外貌上頗不容易察出，除非發到極點，然後面部現出一搭紅斑，那時人人遠避，因他呵出口氣，也能傳染之故。然而在未發紅斑之時，病人口中噴出的吐沫，也含毒質，也能傳染。因此宴會場中所用茶杯，蓋上皆用此物為識，寫著各式字樣，各人自己認明吸的茶盅是何字樣，自始至終，不相混淆，以為預防傳染麻風之意。」

秀珍方才明白。老五又笑道：「這種規矩，在上海是永遠行不通的。譬如我們二人，此時各守著一隻茶碗，不令相混。少停若行了一個文明接吻禮，可不是全功盡棄嗎！」秀珍聽說，粉面緋紅，正欲發作，恰值跑堂的送上菜來，只得耐著，待他走後，才向老五道：「你剛才說些什麼？」老五笑道：「沒說什麼。」秀珍怒道：「還說沒說，這接吻不接吻，是何說話？」老五笑道：「那原是譬喻而已，妹妹如不贊成，我便把這句話兒取消了，請妹妹當我放屁。如若妹妹還有餘怒，我給你行個舉手禮，舒舒妹妹的氣，請你饒了我罷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，把右手舉向髮際，並了一併，又擠眉擠眼的向她一笑。秀珍也禁不住笑了。老五問他可用酒，秀珍搖頭。老五又請她用菜，秀珍仍不肯吃。老五道：「妹妹既然來此，多少用些，況且菜已叫了，吃不吃都要化錢，還客氣則甚？」

秀珍道：「誰要吃什麼菜，我腹中並不饑餓。我因你說有話相談，才隨你到這裡來。若說為著吃東西，難道我自己不能吃，卻要隨著你來吃嗎？況且這種宵夜，我也吃不慣，我們往常出來，皆是吃大菜的。」老五吃了一驚，暗想好大口氣，幸虧遇著我，換了第二三個，一定被她難倒咧，因道：「妹妹說得原是不差，不過此時太夜深了，大菜館都已收市，這裡的大菜，又很不中吃。」

宵夜小菜，雖沒大菜好，卻收拾得十分乾淨，請妹妹將就用些。我們一面吃著，一面講話，豈不甚好。若令妹妹坐著，我自己受用，教我如何吃得下呢？」秀珍笑了一笑，仍不動箸。老五暗道慚愧，早知她不肯吃，悔不少叫一客宵夜，也可省卻二角五分大洋。如今菜已叫定，一個人又吃他不下，如何是好？因喚跑堂的進來說，要退一客宵夜。跑堂的回說點菜下鍋，不能退了。老五好生懊喪，秀珍見他吝嗇，暗暗好笑。老五又頻頻勸她用菜，秀珍無奈，只得揀可口的吃了些。老五卻儘量而吃。秀珍又問他究竟有何說話？老五笑道：「我還沒請教妹妹尊姓？」

秀珍不肯實說，便造了一個假姓。問老五根底時，老五也信口胡吹。兩個人假來詐往，談得十分親熱。吃罷出來，已有兩點鐘光景。老五故意道：「阿呀，時候這般夜深，妹妹怎好回去，不如此處相近揀一家旅館權宿一宵，明兒再回府去，免得深宵犯露，啟人疑竇，不知妹妹意下如何？」秀珍知他不懷好意，便說我生平從未在外過宿，無論如何夜深，一定要回家去的。倘不回去，明日父母動問，怎生回答。說時便要叫黃包車。老五慌忙阻止道：「且慢，妹妹還是明兒回去的好，這時候已有三點鐘了，府上必已閉門安歇，驚動他們，反為不美。便是在外偶宿一宵，有何妨礙。如若尊大人問及，只說在小姊妹家叉了一夜麻雀，那也未必見得有什麼破綻。妹妹你可憐我喉嚨也說啞了，今兒聽了我這句話罷。」

秀珍暗想，此時果然回家不能，回醫院也多不便，除卻宿旅館別無他法，雖然這人存心不善，只消我自己抱定宗旨，守身如玉，也不怕他損我毫髮。常言道：坐得正，立得穩，那怕和尚道士合板凳。況且這人既非和尚，又不是道士，我怕他什麼！」想罷，便點頭應允。老五喜不勝言，與秀珍並肩攜手，雙雙投入附近一家舞台旅館借宿。這舞台旅館，專寓一班戲子以及新劇家，故取這個名目。二人進內，照例在循環簿上登了一個假姓名，說是夫婦。旅館中人，也不深詰，命茶房開了個上等房間，給他們住宿。秀珍見房中擺著兩張銅床，一隻梳妝台，一隻麵湯台，兩張外國木椅，一隻便桶，別無他物。那床上的蚊帳被褥等件，都是雪白的。秀珍看罷，便在床沿上坐下。此時忽聞房外有男女談笑之聲，老五伸頭一看，縮頸不迭，隨手把房門關上，吐舌道：「險些兒被他看見。」

秀珍問見了什麼人，如此大驚小怪。老五道：「這人也我們新劇社中朋友，名喚裘天敏，善演生角，頗有名望。平時架子很大，不料今夜卻在這裡相遇。還有那與他說話的女子，我也認識，乃是一個北裡尤物，叫做懷春閣，綽號扯篷阿銀，曾嫁過幾個瘟生，下堂出來，仍操舊業，手頭著實有些積蓄。前幾天連在我們社中看了十多夜戲，不知怎的被天敏那廝勾搭上了。」

秀珍聽說，暗想我道新劇家是何等人物，卻原來聚著一班淫棍，還要誇什麼開通民智教育社會，簡直是傷風敗俗罷了。老五見她呆想，便催她安睡。秀珍怒道：「你睡你的，我睡不睡與你什麼相干！」說著，站起身，走近梳妝台前，拖一把椅子坐了，在抽屜內尋出一本粉紙簿，對著鏡掠一會鬢，抹一會臉，不去理他。老五自覺沒趣，只得解衣在靠裡一張床上睡下，卻不住的偷眼瞧看秀珍。秀珍只作不知，自己只顧理妝。一會兒很覺有些困倦，忽聽得隔房有個人呵呵大笑，秀珍聽出是方才老五所說那個裘天敏的聲音，不由她陡發好奇之心，便把靠椅移近板壁，側耳竊聽，聽那男的說道：「哎喲，我的阿銀姐啊，你真要想死我了。我自那日見你之後，直到如今，茶飯少進，精神恍惚，臉上的肉，也不知瘦減了多少，你若今夜仍不理我，我真要一命歸陰咧。」便聽那女的應了一聲道：「你們這班做新戲的，都是拆白黨，沒有一個好人，嘴裡說得蜜也似的甜，心窩裡卻比生薑還辣，何嘗有一毫情義。常言道：戲子無情，婊子無義。我們雖然做了婊子，對於那班冤桶客人，固然無義可言，若遇心愛的客人，還有幾分真正義氣。惟有你們這班新劇家，比戲子更是無情，心目中只有金錢二字，有了錢，掇臂拭穢都願意的。沒了錢，便反眼無情，真所謂衣冠禽獸。我今兒見了你，已覺肚子裡氣悶，被你這般一說，我更耐不住了。」

又聞那男的道：「你這句話未免說得忒煞利害了。我們新劇家，也有許多派頭，怎可一筆抹殺，像你所說的這班人，未必沒有，但都是丑角的行為，他們所串的角色，無非奸猾凶詐之流，習慣自然，因此他們的心肺，也變作狼心狗肺。若說我們做生角的，處處著重愛情，有時因情致病，有時甘為情死，何嘗沒有情義，請你看賣油郎獨佔花魁這齣戲，便是我們倆今兒的影子。」那女的笑說：「我也沒工夫同你講這些譚話，我且問你，你上台時用什麼法兒，扮得那般俊俏，下了台這一個鷹爪鼻子，令人見了生氣。」那男的笑道：「新劇家化裝，原是不傳之秘，你若嫌我鼻子太高，請你給我咬了半截去罷。」接著一陣嘻笑，說話聲音漸漸低了下去。

秀珍也不耐煩再聽，便在外首一張床上和衣睡倒，把一床棉被緊緊裹住身子，合目安睡。一宵易過，次日鐘鳴十下。秀珍先醒，見老五還沉沉睡著，便悄悄跨下床來，叫茶房打進臉水洗了面，對鏡掠一掠鬢髮，鏡中照見自己兩腮，比昨天紅潤了許多，即忙多撕幾張粉紙，重重的抹了一臉粉，又呷了一鍾熱茶，見老五還不曾醒，也不向他告辭，自己帶上房門，出了旅館，回到行仁醫院。那時無雙還未起身，秀珍便歪在她腳橫頭睡著了。無雙醒來，見腳橫頭有人睡著，不覺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知是秀珍，暗說這促狹丫頭，不知什麼時候鑽進來嚇人。因即將她推醒問她昨夜宿在哪裡？秀珍說住在家中，無雙並不疑心。又問她昨夜看的什麼戲？秀珍說是恨海。無雙道：恨海這齣戲，太慘苦了。張棣華的癡心，真是世上少有的。未婚夫可勸則勸，不可勸何妨割絕，不料那一邊執迷不悟，這一邊偏要百計調勸，豈不是用情用得太不值了嗎。此戲頗著重悲旦，不知那一串張棣華？」

秀珍道：「好像是顧引鳳起的。」無雙點頭道：「一定是他。我上回看此戲，也是他扮的張棣華，做工雖然去得，可惜扮相不佳。還有一個叫王如花的扮誰？」秀珍道：「他串花四寶。」無雙道：「這人的扮相是好極了，無奈做工不行，也是一層缺憾。還有那金惜玉也犯此病，」秀珍道：「惜玉昨夜扮花四寶的丫頭。」無雙道：「可惜可惜，這人相貌在如花之上，惜乎上了台，開不出口，所以人都叫他啞美人。因此做不著正角，可謂虛有其表。」秀珍聽到虛有其表四字，不覺面上一紅，慌忙別轉頭去，掩過痕跡。無雙不知就裡，還惜玉長惜玉短的講個不住，原業這金惜玉便是老五，秀珍聽無雙談論他的長短，似乎已知他昨夜那樁事跡，有心調侃於她，羞得面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十分窘急，便道：「媽媽少說說罷，仔細著涼。」無雙聽了，才想起自己衣鈕還沒打好，不覺笑道：「我說話說瘋了，連衣裳也忘卻鈕咧。」秀珍恐她扣好衣鈕，又談論惜玉，便把別話隔斷了她的談鋒。這天午後，倪俊人親來探望無雙，談及大後日新生兒彌月，有些朋友送了灘簧影戲，自己還想請幾個新劇家，串一台新戲助助興，你道如何？無雙聽了，心中老大不快，冷冷的答道：「老爺以為好，想必是好的。」

俊人知她心中不樂，便不與她多說。見自鳴鐘將交三點，自己因有一件要事，深恐脫了時候，即忙乘著來時坐的那輛馬車，飛奔太古碼頭，那時恰值多陵輪船抵埠，還沒攏碼頭，巡丁正在驅逐碼頭腳下的小船，船上水夫小工人等，來來往往，十分忙碌。一班乘客，都蜂聚在艙面甲板上，見他所候的那人，並不在內。看看船已並上碼頭，架好扶梯，便見那些船客攜箱帶籠，和潮水般的湧將來。俊人守候許久，還不見那人下船，很覺有些不耐，因即親自上船，在房艙官艙內四面找尋，仍無那人蹤跡，心中十分納悶，暗想莫非他已在南京上岸，乘火車到上海來了嗎？然而為什麼不給我一封信呢？心中想著，便憑欄而立。忽見下面碼頭上十幾個野雞挑夫，圍著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。那老者身穿藍綢皮袍，黑縐紗大袖棉馬褂，鄉容可掬，一手提著一隻網籃，一手挽著一隻大皮包，旁邊還有一隻藤箱。那班野雞挑夫，卻你搶我奪的爭給他扛抬行李，看這老者左攔右拒，好不著急，口中不知唔唔嚷些什麼。俊人見了，即忙奔下船來，分開眾人，擠到老者面前。老者一見俊人，宛如得了救星一般，連說：「你來了麼？我險些兒被這班人坑死了。怎的上海碼頭扛夫，都和強盜一般。我回了他們一百二十個不要，他們還夾搶夾奪的，難道巡捕房對於這種欺侮客商之事，全不禁止的嗎？」

俊人道：「叔父初到上海，不知這班挑夫最為可惡。見了外路人，便有心欺侮。行李多些的，被他們搶失，亦未可知。要憐外路人，人地生疏，向誰申訴，只可自認晦氣，這種事令人防不勝防，便是巡捕房也禁不勝禁的哩。但叔父怎的單身一人？難道出來沒帶從人嗎？」老者道：「從人還在船上收拾行李呢，你看他不是挑著鋪蓋下船來了嗎！」俊人回頭果見一個長隨打扮的人，挑著兩個鋪蓋，一搖一晃的走來。俊人命他仔細物件，一面找到一個孟淵旅社的接客，命他與那長隨押了行李先走，自己同老者上了馬車，問他還未午膳，便帶他到一家春去吃大菜。才進門口，恰巧裡面奔出一人，正碰在俊人身上。俊人禁不住倒退幾步，險些

兒跌下階沿，不覺心中大怒，那人卻笑微微向他點了點頭。俊人見他是個少年男子，衣服華麗，像是上流社會中人，知他出於無意，也只得罷了。正待移步，忽然老者在旁邊怪聲怪氣的道：「咦，這不是壽伯嗎？」

那少年聽說，向老者一看說道：「啊喲，伯和叔麼，你幾時到的？」原來老者名喚倪伯和，乃是俊人的堂叔，此番因賀俊人得子，特自湖南繞道漢口，趁金陵輪船來滬，其實他不遠千里而來，並不是單為道賀這件小事，因聞上海自光復以來，更比當年繁華富麗，不覺老興勃發，趁俊人得子，借賀喜為由，帶了一個從人前來，意欲遊玩一番回去。俊人因預先得到他的書信，知他搭坐金陵船來申，又打聽得此船三點鐘可到，故此趕來接待。只因自己公館中沒處居住，便預先在孟淵旅社定了一號房間，打發從人去後，自己請伯和午膳。不料卻在大菜館門首遇見一個世交，這人名喚曾壽伯，乃是伯和同窗老友曾有成的兒子，數年前留學東洋，不知怎的入了同盟會，這年上海革命一役，很有些功績，此時在軍政府當差。伯和在鄉時也微有所聞，今天邂逅相逢，不勝歡喜。當下俊人與壽伯通了名姓，各道企慕。壽伯又問伯和現寓何處？俊人代答在孟淵旅社，壽伯說了聲少停到尊寓奉訪，別去。

俊人引著伯和走進大菜間，伯和從未到過番菜館，見陳設都是外國派，很有些坐立不安。俊人替他點了幾樣菜，自己飲酒相陪。吃罷，俊人簽了字，仍坐著馬車回到孟淵旅社。招待引他們進房，伯和命從人打開藤箱，取出許多士儀，送給俊人。還有一雙紅緞小兒鞋，是他媳婦手制，送與俊人新生孩子滿月穿的。俊人見了，笑說叔父遠來，何須帶這許多東西，豈不累贅。伯和笑道：「這算得什麼呢！請你當他千里送鵝毛，禮輕人情重罷了。」說著，即命從人搬出去，放在俊人馬車上。俊人道了謝，又與伯和談了些路上風光，看看天色將晚，便寫信邀了錢如海、趙伯宣、魏文錦等人，在馥興園設筵，為伯和洗塵。酒後又與他同到大舞台看夜戲，看罷仍送伯和歸寓，才自回公館。次日曾壽伯果然到孟淵旅社來候伯和，飯後便請他坐汽車往張園遊玩。伯和初坐汽車，覺得如騰雲駕霧一般，好生快活。到了張園，暗想這張園二字，我在湖南時，慕名已久，腦中早幻成一個張園景致，料想是奇花燦爛，怪石玲瓏，崇閣巍峨，層樓高聳。不期一進園內，卻大出他往日所料，只見疏落落幾處洋房，白茫茫一片曠地，板橋半圯，池水渾濁，毫無點綴，伯和還道是張園的一部分，和大觀園中的稻香村相仿，或是張園進門停馬車的所在，因問壽伯，欲看張園全景，向那條路走。壽伯笑道：「這裡已是張園的全景了。」

伯和嘆氣道：「聞名不如見面，我枉自牽腸掛肚了十多年。早知是這個樣兒，在自家菜園子走走，舒服得我了。」壽伯道：「老叔有所不知。上海租界上，寸金尺地，比不得我們湖南地價賤，能有這麼大一片場地供人遊玩，已是難得的了。聽說每逢禮拜日，這園子裡很出些生意呢。」伯和點頭不語。壽伯便同他在洋房內泡茶坐下，伯和看遊玩的人著實不少，大都是衣冠整潔，舉止豪華之流，像自己這般寬衣大袖，裝束樸陋的，百無一二。又見來來往往的人，見了他都含笑注目，交頭接耳，頗覺自慚形穢。後來一想，他們這班人都是書中所謂五陵裘馬，年少翩翩一流人物，我年過半百，老成持重，怎可與他們相比。況且壽伯還是我姪輩，有他在此，我更不能不格外自重，免得失了尊長身份。想到這裡便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視，裝出十二分老成模樣。壽伯見了，暗暗好笑。忽覺背後有人在他肩頭拍了一下，壽伯回頭認得是自己相好妓女樂行雲的跟局大姐阿林寶，林寶見了壽伯，帶笑說道：「二少為何許多時不到我家去坐坐？莫非另外攀了別的相好，把我家先生忘了嗎？」

壽伯恐被伯和聽見，連連向他搖手，一面對伯和這邊努努嘴。林寶不知就裡，見他滿臉惶恐，又見伯和這副古裡古董的樣兒，只道是壽伯的父親，嚇得面紅頸赤，蹣手蹣腳的縮了回去。壽伯遙見樂行雲站在洋房門口向他招手，恐被伯和看見，回去告訴父親，故此不敢過去，只微笑向他點了點頭。豈知此時伯和的眼光，也射在行雲一方面。只因他正在老僧入定的當兒，忽聞一陣嚶嚶鶯聲，不覺凡心勃動。又嗅著異香酷烈，沁入鼻管，由鼻入腦，由腦折回心窩裡，一顆腦袋不由的抬將起來，兩張眼皮，也不由的揭了開來，移目向後，瞧見一個黑衣侍兒，年約二十上下，面龐生得十分嬌嫩，對著壽伯不知說些什麼，言猶未畢，忽然跑了，門口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，穿著一身白衣，把一方粉紅手帕子，不住的向他招展，心中迷迷糊糊想，這是什麼回事呢？莫非當年天台故事，神女在這裡出現麼？只恐老夫沒有劉阮的豔福罷。壽伯見他呆看，料他已看出方才他們的眼色，自知不能隱瞞，便道：「老叔你看這雌兒還生得不錯罷？」

伯和正看得出神，被他一問，不覺嚇了一跳，面上頗為害臊，假意問道：「你說那一個？」壽伯道：「便是門口立著那個穿白的婊子，乃是小姪相識的，然而也不過在應酬場中，有時叫她的局，偶一為之而已。」伯和聽了，如夢初覺，方知剛才那女的乃是向壽伯招手，並非向自己招手，暗暗說了聲慚愧，因道：「既是貴相知，為什麼不請過來坐坐呢？」壽伯巴不得他有這句話，當下奔出外面，找見行雲，手挽手的過來。伯和笑容滿面，把一雙老眼眯得緊緊的，向行雲看了又看，引得行雲、林寶二人笑不可仰。壽伯見伯和高興，乘間說小姪今晚在他家請老叔吃一酒何如？伯和喜出望外，連聲稱好。行雲聽了，便道：「此時也不早了，二少若無別事，何不和我們一同回去。」